

南京人

Nankinese

叶兆言 著

南京人

叶兆言 著
Nankinese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京人 / 叶兆言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7. 10
ISBN 978-7-305-05277-4

I. 南… II. 叶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4035 号

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出 版 人 左 健

书 名 南京人
著 者 叶兆言
责任编辑 沈卫娟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75 字数 112 千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05277-4
定 价 16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电子邮件 sales@press.nju.edu.cn(销售部)
nupress1@public1.ptt.js.cn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精典图书 / 文学

李冯 中国故事

张生 乘灰狗旅行

严力 带母语回家

余斌 字里行间

叶兆言 南京人

出版人 左 健

出版统筹 杨全强

责任编辑 沈卫娟

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

cn798@126.com

新版序

到过南京的人，十有八九，会去领略玄武湖风光。玄武湖是南京人的骄傲，可惜近年来，玄武湖有两件小事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一是沿湖修了环湖观光列车，一是在公园里搞了若干个小游艺，为了招揽游人，整天开着高音喇叭。

事实证明，没什么人愿意乘坐观光列车，那两节列车总是停在那里生锈。问题还不仅仅在是否有生意，关键是铁轨的设计有严重问题，也许为了节省资金，又粗又大的铁轨不是贴着水面走，而是架在半空中，正好挡住从堤上走过的游人视线。游玄武湖，人在堤上走，两岸风景如画，这是南京人的一乐，由此可见，架在半空中的铁轨对湖光山色的破坏几乎致命。

用高音喇叭放流行音乐，没完没了，老是一盘劣质带子颠过来倒过去。这是对游人耳朵肆无忌惮的侵略。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最初的高音喇叭噪音，就从公园管理处附近的一座丑陋城堡发出来，管

理处的官员天天忍受着这种噪音，为什么不觉得闹得慌。问题的关键，由于缺少干涉，结果公园中的高音喇叭声，就有了泛滥之势。

我天天都去玄武湖散步，当然只是为了锻炼身体。在构思《南京人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想到，迟早有一天，宽厚的南京人不会再容忍这种对视觉和听觉的伤害。类似的煞风景必须得到纠正，传统的南京人很有忍耐力，但是毕竟有限度。美丽的玄武湖是南京缩影，我们应该很好地保护它。历史曾给这古城带来许多伤害，南京人有能力治愈这些大大小小的创伤。

以上文字是十一年前写的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这期间南京城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说超过以往的一百年，绝不能够算作夸张。关于这座城市，我曾陆续写过一些文字，不少朋友认为最有特色的就是这本小册子。我自己也很在意，不仅因为它的一气呵成，还在于它写了那些不太会改变的人和事。过去的十一年，天翻地覆，很多人搬进新居，买了私家车，书中写过的那些时髦小玩意，如今已成为古董，譬如中文BP机，譬如VCD光盘。一些不和谐现象得到改善，玄武湖的观光列车被拆除，扰民的高音大喇叭被取消，落后的老城区减少了，新的贫富差异却在形成。南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，回首巨变重读旧作，突然有种感觉，仿佛它写于很久以前，真是一本老掉牙的书了。

这次新版重印,没收入写南京的其他文章,如果那样做,这本书的厚度将会增加一倍。以原貌与读者见面或许更有意思,我希望能保持原汁原味,巨变的南京都快让人追不上它了,但愿这部书中还能依稀见到一些往昔的踪影。

2007年11月17日 河西

目 录

新版序	1
怀旧情结	1
南京的沿革	7
诗人眼里的南京	14
金陵王气	23
亡国之音	31
城市的机遇	39
东南重镇	47
流民图	55
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	63
城 南	73
城 北	80

南京的吃	87
南京的喝(上)	96
南京的喝(下)	104
南京的玩	112
南京的乐	122
南京的四季	130
南京人	138
南京的外地人	146
南京的作家	153
南京的工薪阶层	160
南京的男人	167
南京女人(上)	175
南京女人(下)	183
有关南京人的几个补充	191

怀旧情结

—

南京这地方用不着怀古。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，十朝都会，百代兴衰。多少年来，南京以其山川形胜，吸引了无数英雄豪杰角逐争雄，建都立业。是地方就有典故，是地方就有来头，是地方就能让人一番感叹，然后写出好好坏坏的文章来。

物以稀为贵，许多城市，为了保护一处历史遗迹，保护一个名人故居，保护一间快散架的破房子，能把嗓子都喊哑了。在南京常常无所谓，根本不当一回事，太多了，毁几样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也许，古迹文物未必靠保护才能存在。南京的许多好地方已经没有了踪影，可正是因为没有了，大家才更会想到它。怀旧是一种情结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。有时候，残存在人们想象中的古迹，比现实

中保护过分的文物，更有趣，更耐人寻味。

譬如凤凰台，也就是在李白写了一首诗后，名气和身价陡增。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，李白的诗留下来了，凤凰台存在不存在，已没什么实际意义。从古书的记载看，凤凰台本来也不怎么样。河水已经改道，事实上也不可能再现凤凰台的神韵。无形的东西屡屡会击败有形的东西，虚可以战胜实，精神可以打败物质，无法想象一个用钢筋水泥的仿古建筑，有什么存在的必要。因此，谁要是提议修复凤凰台，绝对是做蠢事。复古往往会把古给恢复没了，这样的教训已经太多。

二

有一次路过瓜洲古渡，突然见一块招牌，很是刺眼，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“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处”，我当时就感到很吃惊，凭什么这么斩钉截铁，凭什么这么一口咬定，凭什么这么自说自话。

那么大的片汪洋，江水翻滚，浊浪滔天，凭什么说杜十娘就是在这扔了百宝箱？小说家写着玩玩的事，一当真，便有些滑稽煞风景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听人指责南京人，有外地人，也有本地人，他们一本正经指责南京人不知道保护文物，指责南京人没有复古意识。

这种指责的潜台词，就是南京人真蠢，真没见识，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上，竟然有那么多可以炫耀的东西。

说南京人憨可以，说南京人不知道保护文物实在未必。古迹从来就是带有人文色彩的，心里有则有，心里无，修得再好也是白搭。历史不是修出来的。不仅凤凰台如此，什么周处读书处，什么随园小仓山，重新修造完全多此一举。花那么多人力和物力，倒不如提倡抽空多读几本书，既省钱又长知识。

历史是创造出来的，并不是在保护下产生的。历史就是历史，南京的辉煌前程，如果光指望着保护一些古迹，恢复一些文物，出息也大不了。

作为古都的南京，所谓家大业大，古迹和文物绝对禁得起糟蹋。在几大古都中，恐怕没有一个城市遭受的破坏，能和南京相比。也没有一个城市，经受过南京所遭受的苦难。南京这个城市的惨痛，远远超过了它的辉煌。不破不立，南京许多著名的风景，所以能传唱千古，破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历史并不因为破坏就会彻底消失。英雄常常创造历史，失败者同样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应有的记录。

三

南京到处都是历史，南京到处都散发着历史的气息。南京可以怀旧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

南京的历史，就在我们身边。南京的历史，随手就可以拿出例子来。小时候，我住在户部街附近，此地是南唐的东宫所在地，写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李后主，就生长在这一带。

不要说我们今天已见不到南唐的影子了，就是我们的前辈，也只能根据书本上的记录，去揣测历史的所在。“无情最是台城柳”，可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台城，和唐诗人笔下的台城，压根儿就是两回事。但是仅仅这么一座明人留给我们的假台城，已经足够我们怀旧的。

南京人不太会喋喋不休地卖弄自己的谱牒。到处竖牌子说明和注解历史的做法，固然有保护古迹文物的好意，但是也难免有开发旅游赚些钱的野心。古老的历史正好是个取之不尽的资源，南京可以竖牌子的地方实在太多，而且必定言之有据、货真价实。哪条街都有故事，哪幢老房子都有说法，南京是一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。

远的不说，就说那些还不到 100 年的往事吧。譬如湖南路十号的省军区大院，我所在的机关有许多年就借这地方办公，打开窗户，

便能见到那幢西洋宫殿似的建筑，便能见到大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哨兵。谁能想到那高耸着的黄颜色钟楼里，那陡峭的坡顶下面，在不到百年的历史里，居然发生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很多人现在已经不知道，这里曾是江苏咨议局的所在地，也是辫帅张勋的提督府。辛亥革命爆发，张勋逃之夭夭，全国 17 个省的起义代表集中在这里，商讨成立中华民国，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是中华民国出生的产房。这里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，值得纪念的是，该参议院是民国历史上、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立宪机构。

汪精卫也是在这遇刺的，因为此地曾是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的中央党部，据说刺客当时想刺杀蒋委员长，只是由于蒋委员长临时没有到场，才改成向汪精卫开枪。汪精卫的被刺，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人的抗战决心。

四

南京这样的城市真的不用怀古。

这是一座摆脱不了历史气息的城市。走到哪里，都是走在历史的阴影里。历史留给南京的遗产实在是太丰厚了，太丰富，有时未必

就是好事。

在南京，一个人的思绪，有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怀旧情结所缠绕，会沉重地跌到历史的功劳簿上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历史既可以是面引以为鉴的镜子，又可以是个深不见底的大陷阱。如果不用开拓的思维对南京这座古城进行新的审视，如果一味地缩手缩脚，南京人将在巨大的历史负担面前，不知所措，走投无路。

一个靠怀古而存在的城市，是没有前途的。中国古老的都市，也并不就只有南京这一座，但是真正像南京城那样历经沧桑，发生过那样强烈的变化，那样值得后人怀旧的城市却不多。想明白也好，想不明白也好，南京人没办法回避怀旧的情结。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，南京这个城市，是一扇我们回首历史的窗户。

南京的沿革

南京的历史,可以远溯到 30 万年前左右。最新考古发现,在南京汤山一个称为葫芦洞的岩溶洞里,找到了闻名中外的“汤山猿人”头骨和牙齿的化石。这也许就是南京人的始祖了。我曾有过一枚根据头骨复原的像章,慈眉善目,大耳方腮,看上去很可爱。

大约在公元前的 6000~4000 年,今日南京市区范围内,像鼓楼岗周围、秦淮河流域,出现了原始居民的部落。再往后,到了五帝时代,南京属于古扬州。《通考》一书记载了古扬州的来历:“舜置十二牧,扬州其一。”《尔雅》也对扬州的古义作了解释:“江南曰扬州。”由此,我们可以知道古扬州和今天的扬州,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
南京又有吴头楚尾之说。在周代,它属于吴国,从地理位置看,

离楚国的属地极近，两国之间因此时有战事。吴国一度很有作为，到了春秋末，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吴，将南京划到了越国的版图上。60年以后，楚又灭越，给南京起了一个名叫金陵。然后又过了90年，秦始皇扫荡了楚，统一中国，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，金陵被改名为秣陵县，先属郢郡管辖，后改为属会稽郡管辖。

二

在秦汉的400年间，南京是个不太起眼的小城市。一直到公元229年，孙权将秣陵改名为建业，并在此称帝，南京这城市才开始真正有名气。这是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的开始，从此，南京成为东南第一大城市。

南京这个城市，在一开始，就是一个短命王朝的所在地。孙权死后，吴国的另一位皇帝孙皓在位仅16年，晋军便攻入石头城，孙皓投降，吴亡。

37年后，西晋亡，东晋以南京为国都，总算熬了整整100年，东晋的大将刘裕北伐，攻克后秦的首都长安，趁势也把东晋灭了，自己称帝。刘裕把自己的国号定为“宋”，此宋与唐宋元明清的大宋，不是一回事，时间上前后相差了500多年，只是在南京偏安的宋齐梁陈的一